



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⑧

# 無聲之聲

定價：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整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作者：謝

霜

天

出版者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黃

成

助

發行所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號十二樓

電話：3916416（五線）

郵政劃撥帳號 14447 號（全省通用）

印刷者：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

臺北縣板橋市長江路二段三一〇號

電話：9518914

初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十五日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143 號

##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序

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，正從事編輯現代文學創作叢刊的作家專集，含當代的、過去的，以及早期的。這是一項鉅大的工程，是不容易做的，不過這些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，這些現代文學的無盡資源，無論如何是值得珍惜的，那麼在應該做和必須做的前提下，困難固然免不了，但也不需要過分耽心。所幸參與這一個計劃的朋友們，都有着高度的熱忱和不畏艱難的勇氣。

今年十月間，夏志清兄來舍間小敘，談到中國現代文學資料的整理，神采飛揚，興趣極濃，連說「要做，要做」，並贊成我們來推動這件工作。現在周錦兄說幹就幹，很快就有了成績，倒是一個好的開始，頗值得欣喜。

搖筆桿的人，有幹勁，能吃苦，但最後關頭常是力不從心，所以很多好的計劃，總是落得無疾而終。現在這件工作却完全不同，得到黃成助先生主持的成文出版社全力支持，出版整理好的書稿，這不僅是出版界的壯舉，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大事情。

記得民國二十六年的時候，我到上海，希望努力從事文學報國工作，除了寫作，更和楊朔合辦北雁出版社，那時的文壇前輩都很支持；王統照就曾說過，「好好幹，要文學有成績，除了作家的創造，還要出版家的配合」。他們不僅給予精神上的鼓勵，還用行動表示支援，王統照、郭沫若、老舍、巴金、孟十還都拿了書稿來，可惜「八一三」戰火摧毀了全部成就。如今，眼看着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即將陸續印行，我的欣喜和快慰決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。在這裏，我願意把我心裏的幾句話說出來——

希望努力這一件工作的同人不停的做下去，即使有些作品由於人的因素或是內容的關係必須加以捨棄，以致不能求全，但做了總比不做好。

希望當代作家多提供自己的優秀作品，使這一個叢刊能夠充實而完美。

希望文學批評家從各種的角度，發掘我們現在和過去的高水準作品，促使這一編選工作沒有偏頗和遺漏。

希望讀者用行動來支持這一個有意義的工作，改變消遣的態度，關心文學，淨化自己的心靈。

更希望選印的每一本作品，都能對當代的文學創作產生積極的影響。

我是參與這項工作的一分子，當然對自己的要求更多，一定本着對文學的喜愛，和一生從事文學的信念，全力奉獻，希望盡可能的做好，把它看做畢生的事業，而且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緊緊地聯結着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一日

孫 陵于臺北市外雙溪

## 本書作者

謝霜天，本名謝文玖，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，出生於臺灣苗栗。因爲生於農家，長於農家，習慣於農家生活，更喜愛着田園風光，也就形成了她的作品特色。

她的父親是一位不求聞達的田園詩人，喜歡寫寫「溪響知新漲，窗明見遠山」的詩句，她自小受着薰陶；後來又畢業於中國文學系，接受了古典文學的訓練。因此，她能够寫出感情真摯文字純樸的新文學創作來，並且得到極高的成就。

她的長篇小說「梅村心曲」，曾得到國家文藝獎，充實了當代文學。這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說，是新文學運動以來不多見的優秀作品，每一個片段都表現得如詩如畫，但整個結構並不鬆散。另外，長篇小說還有「渡」「耿耿此心在」「虎門風雲」等書，短篇

## 本書題記

如果以流水來形容一個人的文章的話，那麼謝霜天的文章該是淙淙地、柔柔地，亦是一彎清流；是那樣的沁人心脾，使人徜徉其中而留連不已。

「無聲之聲」，擁著無盡的生命泉源。

——於「磨」中，我們嗅到親切的鄉土氣息。那一個年節接一個年節，都給磨板的曲調貫串起來，農家的歡樂，不曾停頓過似的。

——於「山城車站」，我們有著眷戀，有著回顧。那懸掛壁上已久的一幅老畫，一筆一捺的線條都使人熟悉得幾乎忘記它的存在，在這裏却清楚地重現了。

——於「說蠶」，生命的意義有了更深一層的內蘊。任何生命，只要經過靜思、反

省、突破、蛻變、成長，都會趨向心智的更成熟、更完滿！

長風拂過河岸的田疇，捎來禾秧的氣息和剔透的綠意，把這一片朝陽山丘調和成了一帖清涼，沁人而且醉人！

清新的筆調，民胞物與的胸襟，流露出生命的關懷和禮讚，是這些作品的特色。通過這一系列的散文，會使我們的心靈——清明、寧靜、質樸。



緣·····	八三
那一串朗潤·····	九五
青山碧水間·····	一〇五
山城車站·····	一一五
喊媽媽的一羣·····	一二五
「振興」內景·····	一三五
鐵犁·····	一四七
屬於鄉土的·····	一五九
說竄·····	一六七
蒲扇·····	一七七
到上塔悠去·····	一八三
無聲之聲·····	一九三

## 磨

記憶中有一座磨石，歲月的浪花始終浸蝕不了它。

如果將它從腦幕挪下，讓時光倒流，那麼，它盤據的地點是在老家廚房的一隅。

平常，在那個冷僻的角落裏，磨石是黯澹而不受人注意的。小孩們不敢接近它，因為大人會一再告誡：要是動了磨石，一不小心就會壓傷手脚，連骨頭都會碎掉。我怕想像那副慘狀，對磨石只有敬鬼神而遠之。

至於家中的大人呢？也不過是把它當作壓平東西的器物罷了。每年夏季，父親剪取蒲葵葉做成扇狀，成疊的堆在地上，搬下磨石來鎮着。待壓乾後縫上布邊，便是很好的扇子。風漬舊書，他也利用磨石使之復平。搓成糜狀的樹薯、搗碎的山藥要攪成汁，更

非磨石不爲功。只是這樣的機會畢竟少見，因此，一般日子裏，它在人們的生活中總扮演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。

然而，到了年節或農忙時期，它的重要性又會再度被認可，地位也陡然高昇。因爲我家的磨石好，磨出的米漿細，蒸製糕粢飯滑膩可口，附近農家婦女都愛挑米到我家「磨粢」。於是，磨石成天轉動不息，忙碌地爲人們效勞。而我在這時候才會去關注它，把遊戲拋下，乖乖地坐在矮凳上呆看半天。

其實說穿了，磨石本身並不好看，上下兩塊鑿平的圓石，一圈石槽，加上一副木製的長架而已。我喜歡的，只是那些推動磨石的人們，自然醞釀出來的一種溫煦情境。

掌磨執杓的，多半是母親，這份工作需要極專一的注意力和靈敏的手法，否則就無法在旋轉不停的磨石上，將一杓帶水的米正確倒入磨孔，而又能及時避開迅速移來的木架。

推磨的，有時是大嫂和姪女，有時是長工單獨一個人，有時則由請來的臨時女工擔任，甚至也有時由家中做客的親戚女眷義務幫忙。

搭配的成員不同，環繞在磨石周圍的氣氛也因之有所差異。當然，我比較喜歡自己

家人間的親切組合。

在浸米的同時，閒置許久的磨石已被刷洗得一乾二淨；高擱在樑椽間的木架也被取下來，擦拭得發出油亮的光澤。

人手到齊，木架按妥，磨石便開始了繁忙的工作。隨着它的轉動，一粒粒的米在它沉重身軀下碾碎，連同清水化作乳白的糜漿，從兩磨之間忽濃忽淡地滲溢下來，流進凹槽，注入桶中撐開的布袋裏。

磨石隆隆地響，木架扶手兩端連繫屋樑的繩索吱吱地呻吟，米漿滴瀝瀝地流淌，還有每隔一會兒便嘩啦一響的倒米聲，譜成了一曲充滿喜慶意味的樸實俚調。

母親守在磨石左側，手中的木柄杓子總是先舀了米，全神貫注，等待倒入的最佳時機。大嫂和姪女的姿勢幾乎是完全一致的，右脚在前，左腳在後，四隻手均勻分佈在橫槓上，緊密地控制着木架的推、拉與轉彎，身體也跟着前一後擺動不已。

在開始的一陣緊張之後，氣氛漸漸地緩和，操勞中的人便有一搭、沒一搭的聊起天來。她們談着天氣、農事、家務，以及鄰閭、親友的生老病死，偶爾也說起「老古紀」人留傳下來的故事。

從她們的談話中，我常可拾得一些零星的知識羽片，知道「小暑東南風作旱」、「重陽無雨一多晴」、「月中有霧水連天」之類象徵天候的諺語，懂得朝東山坡種植的作物叫棉花、叫樹薯，那一個月分該種什麼？收採什麼？也曉得西村某家的老婆婆今年八十有幾，親戚某人的兒子在那做生意，……

她們一面工作，一面閒談，婆媳、祖孫間顯得十分融洽和樂。

母親是大哥的繼母，年紀雖只比大嫂長九歲，輩份却高了一層。基於這一點，她們的服裝很自然地形成兩代人的模式。母親穿的是小立領、布紐扣的大襟裳，直筒黑褲寬寬蕩蕩的，頭髮梳向後面，盤成柿餅樣的小圓髻。跟所有鄉村年長婦女一樣，這種裝束在一年四季裏除厚薄、顏色略有不同外，幾乎是一成不變。大嫂穿的則是翻領、稍顯腰身的對紐上衣，洋式剪裁的長褲，厚密的頭髮在腦後捲一溜彎髻，看起來新派一些，也年輕得多。

至於姪女呢，她小我一輩，却大我將近十歲。在我稍解人事的年齡裏，她已經是十六、七的大姑娘了。我很喜歡她，因為母親說過，我的嬰兒時期是由她幫忙照顧的，她為我推搖籃，措我出去玩，牽著我學走路，餵我吃甜羹，……我親近她可說完全出於自

然的感情。她留着兩條大辮子，光滑瀏亮。臉龐圓大而白皙，眉眼明朗清秀，可惜嘴唇嫌厚了一點。她的衣着很樸素，黑褲和對紐上裝，樣式和大嫂的差不多，只是肩頭的袖峯打褶而蓬起。

從她們的神情看來，母親散發着寬厚、祥和的長輩風範；大嫂則透露着能幹、俐落的中年婦人氣質；而姪女的溫馴、乖巧又成了爲人小輩者的一種形象。

三個不同輩份的人合力掌理一隻磨，那磨原是死寂、呆滯的東西，此刻却在她們的手下迴轉起生命的旋律。任何一個節慶都少不了這段序曲——我從不敢想像，一個沒有甜糕的年是怎樣的年？沒有艾糕的清明節是怎樣的清明節？

磨石旋動的時候，每一回合恍惚是快速的，但整個過程算起來却相當漫長，從朝至午，從午至暮，有時甚至從掌燈磨到夜深。在我那個年紀裏，偶一回思，好像一個年節接一個年節，都給磨板的曲調貫串起來，中間不會停頓過似的。

磨在盤旋着，時光在推移着，我逐漸懂事了，知道靦覷了，因此，坐在矮木凳上瞧熱鬧的小人影兒也不見了。

當然，我仍不免會留在磨石旁邊，爲的是幫忙做些簡單的灶下瑣事，像剝蝦壳、剪

粉絲或摘去金針蒂之類，以應年節之用。

在大人們的心目中，這節骨眼正是給我灌溉「農婦」教育的大好時候。她們一邊忙着磨米的工作，一邊應和着說——

「下屋那個秋蘭，昨天隨她爺娘上來磨板，看她倒米的樣子還真熟巧哩！才十來歲吧？實在難得！」

「是啊，人家同樣也在學校讀書，一放學回來，她就會覓些頭路來做，不必大人說一聲。」

「阿玖，聽到了沒有呀？秋蘭不過大你兩、三歲，她什麼都會做，你呢？閒下來只會抱貓、玩狗、畫人公、……」

「要學呀！不然的話，將來嫁了人，板不會磨，席面辦不出來，怎麼過年節嘍！農家人總少不了這些頭路的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老天！這些話聽得我膩死了，恨不能另長兩隻手來掩我的耳。我心裏想：秋蘭是秋蘭，我是我，兩個不同的人，爲什麼硬要比在一起？而且，我也沒有疏忽過自己的職責

呀！該做的事做完了，餘下的時間總可以隨個人的興趣做點其他的吧？我天性愛靜，當然愛接近那些不會說話却善解人意的動物們，以及能够表達我內心感受的畫筆。至於秋蘭，她一放學回來就做這做那的，除了表明她天性與我不一樣以外，應該還有些不得已的苦衷在內吧？那樣「大人」似的女孩，總使我覺得不够自然。

再說，我最討厭聽「將來嫁了人」這類的話。在我那時的心眼裏，「嫁人」二字對純淨的童年之夢是一項嚴重的冒瀆，實在離譜的不可思議，甚且可笑之至。每一聽到那兩個刺耳的字眼，我就會驚心地想像自己由髻齡一變而為姪女那種垂辮的少女，再變為大嫂那種裝束的婦女，過了若干年後，又變為母親那種模樣的老人，生之旅途上的諸種世相，彷彿在一剎那間全被我窺遍，童稚的心靈怎麼承擔得了？

說得更確切一點，我不喜歡大人早早替我安排這樣一條「農婦」的路。小時候，我所看到的農婦，可說是完全沒有自我的。爲了煮一頓早餐，她們聞鷄卽起，摸黑到灶下點燃白煙噲人的柴束，守着一口大鍋，一次又一次的遞薪，關注着火候，直到大天光才把飯爛至恰到好處。爲了洗一家人的衣裳，她們得冒着風寒，到老遠的河邊找一個石頭位，撥起冰冷的河水搓洗髒衣上的污垢、泥漿、甘肅汁，把一雙手凍得僵紅。爲了食用



的水，她們挑着鉛桶，沿崎嶇小路到山澗汲水，一趟又一趟地忍受肩上的重壓，挑够一日的用水。爲了柴火，她們得結伴上山，花半日工夫在雜草叢生的樹林裏攀折枯枝，成捆成捆的挑回來，再利用夜間的餘暇剝成「草結」。此外還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雜事填塞在每一項的空檔間，消耗着她們的青春與精力，使她們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。

她們鎮日爲衣食辛勞，步履似乎是相當匆促的，但日復一日，週而復始，總是爲那幾件事忙着，想起來又是何其緩慢而綿長！

這跟母親、大嫂、姪女三代人所推動的磨有什麼分別？

我分明看到時光的磨在移轉，移轉在一條傳統的、重複的路途上，輾老了一張又一張的紅顏！

我在潛意識裏怕聽這些，反抗這些，而且隱約預感將來的歲月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必定會有所改變。

「不必多愁哪！以後的人總會想出比較快的方法來磨板的！」

有一次，我在聽煩了母嫂們的嘮叨後，曾這樣理直氣壯地頂了一句。姪女笑問我：「玖姑，妳說有什麼更快的法子？」